

# 春耕的時候

魯 琪



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4 •

小 說  
春 耕 的 時 候  
著 者 魯 瑛

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 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
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總經售

新華印刷廠上海廠排印  
振興裝訂所裝訂

書號 (347) [I II 54] 本書 100000 字

一九五四年三月上海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三月上海第一次印刷

本次印數 20000 冊

定價 6,300 元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登號

## 內 容 提 要

故事發生在東北，嫩江上游草原上的一個僻遠的村子裏。

一個榮譽軍人——江春，在春耕即將開始的時候，回到村裏來了。他從前方回來後，曾在一個榮軍農場裏工作了一年，學會了科學的耕作法，學會了使用新農具。現在，他想用他學來的新的耕種方法，改變他們村裏幾百年來習慣了的粗糙的耕作方法。

他這個計劃，一開始就遭到了村長趙慶的反對，但是由於村支部書記呂文林和青年團支部書記小芸、模範老組長張鳳生的支持，他的計劃首先在張鳳生小組開始試驗了。

村裏的人聽到了江春的新耕作法和產糧的計劃數字後，許多人都認為是做不到的。

張鳳生小組在執行新的春耕計劃當中，遇到了人力不足，種籽缺乏，大風的威脅……等等困難，又遇到官僚主義者的反對，這些都沒有使他們灰心。他們頑強的按着計劃進行着，終於克服了困難，勝利的完成了春耕。

秋天。張鳳生小組的高額產量驚動了全區、全縣的人們。評選時被選上了省的模範組。

江春和小芸的愛情，也在共同的勞動中成熟了。

## 開頭

春天的風，從蒙古沙漠吹來，漫天的黃沙，遮蓋了整個的草原。

嫩江的冰開始流動了，急驟的向下流去，大地到了解凍的時候。南來的雁羣低低的飛在草原的上空。小草剛露了一點頭。荒火在草原上整夜的燒着。

如果有人到過這個地方來，他就會聽到許多離奇的故事，關於風砂的故事，狼的故事……

過去人們認為這是一個愚昧的地方，一個窮地方，但今天我看到了這個地方，我說：這是一個開化的地方，一個豐饒的地方。

有人說這裏沒有春天（因為風砂過去了就是夏天），我不信，因為這裏的人們正過着春天的生活。

那麼說這個地方究竟在哪呢？你得找一張東北最詳盡的地圖，在北方嫩江上游的草原上，你會看到一個極小的圓圈——靠江堡子。

—

在天亮的時候。江春還在夢中：

開始的時候好像是在江南的行軍途中，車呀、馬呀……天下着濛濛雨，地上到處是爛泥，他吃力的邁着脚步。隨後又是火光、人的喊聲、機槍聲……跟着來的是醫院，白色衣裳的護士、藥瓶子、碘酒氣味……不久又是榮軍農場，播種機、收割機、麥浪滾滾……

這個夢不是像從萬丈高樓掉下來那樣猛的一下驚醒，也不是像被魔鬼掐着脖子，喘不上氣那樣，掙扎的醒了過來，而是平平靜靜的，嘴角還掛着微笑的，睜開了眼睛。睜開了眼睛，這個夢好似還沒有完。但當他聽見外屋的燒火作飯的聲音，和看見他爸爸已經坐在炕上叨着那個小煙袋，他一下子就想起來今天要做的事情了。

『不睡了嗎？』老江頭看見江春爬起來，問道。

『不睡了！』

江媛從外屋進來，手裏拿着一個又大又圓的土豆，正在削皮，說：

『你還能睡挺大一覺呢，等飯快做好了再招呼你。』

江春一邊穿衣裳一邊笑着說：

『妹妹，我不是回家來享福的，到春天啦，咱們得種地啦！』

江媛笑了，撇撇嘴：

『誰還不知道種地，可是也用不着你這麼着慌呵！』

江春也笑着說：

『不着慌！今年可不能像去年了，咱們來個新樣的，過幾天你就看見啦！』說着

就下了炕，催江媛快點收拾吃飯。

江媛到外屋看飯鍋去了。

老江頭把煙袋往炕沿上噓達噓達，也下了炕。聽江春着急吃飯就問：

「你要幹什麼去？」

「爸爸，你忘了昨晚我說的事啦？」

老江頭並沒有忘記昨天兒子說的那事情，可是那事情好像離現在太遠了，太不能叫他相信了，——雖然那事被兒子說得活龍活現，而打動了他的心。

「你剛回來，也得在家養養身板呵！」

「我的身板早就養得像個牛似的了，你放心吧，爸爸。」江春笑着旺旺爸爸。老江頭，眯縫着眼睛，愛憐的睜着江春，心裏想：

「這小伙子，倒真能逞剛強呵！」他一時沒有想出什麼話，沉默的又叨起了煙袋。

江春又到外屋催他妹妹快收拾飯，江媛在外屋吵吵：

「你看你這個急勁，就快好啦！」

老江頭背着手在地上走了兩個來回，對兒子所講的事情，心裏總沒有底。這孩子，幾年沒見，冷丁就有這麼大能耐啦？若是把事情辦糟了，這個事可不小呵！

江春從外屋進來，老江頭又歎心的說：

『孩子，你有多大能耐？我看你還是好好想想吧！這是個大事。』

『爸爸你放心吧！』

『今個就去找他們嗎？』

『嗯！爸爸，春耕就到了，天頭不能等咱們。』

老江頭心裏想：『看看，這孩子來不來就教訓我了。』可他沒有一點不滿意，吸了一口煙，像故意發難問題的說：

『他們若不信你呢？』

『一定能信！』

『不一定吧！咱們北大荒從來就沒有過。』老江頭搖搖頭。

『爸爸！那是過去，如今是共產黨領導的北大荒啦！』

老江頭沒話說了。是呵！過去北大荒的人們受壓迫，今天翻身作了主人，這怎麼能和過去一樣呢！

江媛從外屋進來，把桌子放在炕上，笑着對江春說：

「哥哥，你這個計劃我挺贊成，可是我告訴你，你還應該去跟小芸說說，她也一定能贊成。」

不知爲什麼江春的臉紅了一下。江媛看得出來，她更笑了。江春瞪了她一眼說：

「小芸贊成頂什麼？」

江媛抿着嘴說：

「你怎麼小看人呢？小芸是咱們青年團的支書，她會幫你很大忙哪！」

「吃飯吧！」江春把話岔了過去。

江媛把飯盆端了進來。

江春一邊吃飯一邊想：「是應該找小芸談一談。」

江春忙着三口兩口吃完飯，放下筷子就往外走。老江頭睜着他，自語的說：「着啥急呀！這麼忙三伙四的。」

江春出了屋子，太陽已經出來挺高了；陽光充滿了力量，照着整個的村莊，原

野……

村政府的三間土房緊靠着小學校，這時學生還沒上學，一切還是靜靜的。

給政府掃院子的老李頭，彎着腰，手拿着掃帚，不緊不慢的，一下下有順序的掃着。他並沒有發覺江春走過來，直到江春走近他身旁，在他那彎曲的背上拍了一下：

『老李頭！』

老李頭像一匹受了驚的小馬，猛然一下跳起來：

『你！』

『你連我也不認識啦？』

老李頭往前走了一步，仔細睜睜，禁不住的咯咯笑起來：

『江春呵！你這孩子，出去這幾年我都不敢認了。』

『你好嗎？』

『好！』老李頭把這個字說得很響亮，又很痛快，接着又說：『我這個孤老棒子如今也吃不愁穿不愁了。』緊跟着連口氣都沒緩，囁里囁索說了一大堆，什麼大夥成

全他啦，共產黨來了，他活的勁頭大啦，好像要把他所有的話，一下子都告訴江春似的。

江春微笑的聽了半天，看他還說個不完，就攔住他的話問：

『村長在不在屋？』

『噢！你是來找他的嗎？在屋，在屋！』

村長趙慶一早就來到了村政府，他正坐在桌子前，拿一枝鉛筆低着頭往紙上一個勁的寫，寫的是昨天新學的兩個字——『建設』。可是總寫不正道。

江春進屋，趙慶一看是江春，放下筆忙說：

『江春來啦！』

江春點點頭說：

『找你商量點事。』江春說着找一個凳子坐下，好像要準備長談似的，沉默的拿出一條紙，一邊捲着煙，一邊想：該怎麼向他說呢？從哪說起呢？

趙慶看江春的樣子，就像猜着了七八分：他眼前坐着的江春，是一個榮譽軍人，三年前參加了人民解放軍，從北方到南方，立了功，如今負傷回來了，找他來了，不用問，

一定有些難對答的問題，等着吧。

江春吸了一口煙，微笑着說：

『老趙，快到春耕了。』

趙慶點點頭，等着下文；他覺到剛才他的想法已經證實了。

『我想談這麼一件事，』江春說。

可是，沒等江春說下去，趙慶就等不住了，忙擺手說：

『這事用不着你操心，你是榮譽軍人，我知道這一點，』江春想攔住，但趙慶還搶着說下去：『你不用說了，我們一定想法照顧你，不過，我想你既然回來了，也多少應該參加點勞動，你別愁，是有些困難，但是我們盡量給你想辦法，這是應該的，你……』

江春實在忍不住了，大聲說：

『你說些什麼？』

『呵！』趙慶怔了一下：『噢！是，你受過傷，身子不好，當然看情形，不參加勞動也行！』

江春叫他弄的氣笑不得，忙截住他的話：

『噯！我不是說的這個！』

『不是這個！』趙慶驚異的睜着江春，接着現出無可奈何的樣子說，『那麼你說吧！』

『你想錯了，我不是來要求照顧的；我這樣一個活蹦亂跳的漢子，爲什麼要你們照顧？我告訴你吧，今年我不但參加一點勞動，我還要全力參加勞動，你聽見了吧？』

趙慶呆住了，驚奇的睜着江春，嘴角抽動着，一陣陣顯出懷疑的微笑。

江春看出來趙慶是有些不信，但並沒有給解釋：

『你信不信都是一樣，反正以後就會明白了。不過我得先問你，你知道我們今年應該做的一件大事嗎？』

『大事情？』趙慶茫然的不知從什麼地方說起。

江春把吸剩下的煙頭丟在地上踏滅了，抬頭說：

『大事情就是增產，毛主席告訴我們要大打糧食，高崗主席號召：今年我們每畝地照常年產量要多打十四斤到二十斤，你知道嗎？』

『增產？』這真是使趙慶意外的事，他想不到江春會提到了這個事，他的嘴角又抽動了一下說：『這我知道，可是就這麼一說，糧食就多打了嗎？』

『那就得我們去幹，去領導，改進耕作方法，多開荒……』

趙慶擺手說：

『你停停，這些都是你想出來的吧？』

『怎麼能說是我想出來的呢？這是黨的號召。』

『這些我知道。』

『你知道更好了，只要我們能做得好，不但增產十四斤、二十斤，還能增產三十斤、五十斤、一百斤……』

『你胡謔！』趙慶簡直要跳起來。

『我爲什麼胡謔？有人已經做出來了！』

「誰？」

「王國滿！」

兩個人幾乎吵起來。停一下還是江春首先緩和下來了：

「遼東王國滿人家六畝四分地就打了二十石糧，頂我們四垧地打的，我們爲什麼不能？」

趙慶也緩和下來：

「那是遼東的地。」

「咱們這塊也是一樣。」

江春想，我不能跟他發火，得慢慢來說服他。停了一下，江春平靜的，幾乎是很熱情的，把他的計劃全盤說了出來。

趙慶聽着江春的計劃，越聽越驚，連連不斷的抽着嘴角。

江春說完了，趙慶站起來說：

「同志！你別獨出心裁啦！雖然你說的是好事，可是風調雨順的日子，我們祖祖

輩輩也沒有打過那麼多糧呵！今年只要我們互助組不出啥問題，能作到三畝三趟，這就算唸「佛」了。你那個新耕作法還是留着吧，別找麻煩，你知道我受過批評嗎？」

這一些話使江春實在壓不住火，他好幾次想打斷趙慶的話，都被攔住了，這時他站起來說：

「老趙，你說些什麼？你就這麼當村長呵？你說你過去受過批評，我看你現在還得受批評，你看看，現在到什麼時候了，村裏還沒出一輛車送糞。」

趙慶這時反倒坦然了，他往前湊一步說：

「你說的對，可是我問問你，你滿眼看了些什麼？你看見了嗎？老百姓都過得好，你看見了嗎？老百姓有了馬，有了車，你看見了嗎？……」

江春打斷了他的話說：

「這些你不用說下去了，這都是應該有的；如果連這些都沒有，你這個村長早就得回家了。」

趙慶搖搖頭，無可奈何的笑笑說：